

Hu Zhanfen

上海“苦人儿”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上海飞机研究设计院退休工程师朱惠明是我的邻居，我们叫他“朱工”，初听他的苦难还以为“晒苦”的。

但自从他的黄山茶林场“战友”曹景行告诉我，当年农场唯一春节“怕回家”的就是“孤儿朱惠明”，我便明白，他的“苦”，迥非虚构。

2月19日他生日那天忽然对我大倒苦水，这个“生日”其实也是假的，事实上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生日。

1946年2月的一天，上海大雪纷飞，名医石筱山的保姆陆秀仁一早经过秣陵路，忽被路边一个无锡女人拉住，簌簌抖地递上一个五六个月大的婴儿，要她救救孩子。

陆秀仁心一软就接手了，但抱了回去又犯难，她自己也是打工的，如何抚养孩子呢？结果又转手送给了名叫史亭月的好心人，史的丈夫姓朱，孩子就叫了朱惠明，总算过了10年正常日子，可悲的是养母史亭

月在朱惠明11岁时去世了，养父立即娶了后母，后母“拖”了3个“油瓶”，老大和老二兄妹俩分别比小惠明大六岁与三岁，于是家成了“虎窝”。

新家庭的“晨曲”常常就是揍他。养父只当没看见。通常“晚娘”先动手，鸡毛掸子、“马桶豁筯”、拖把、竹尺……基本拉过什么就用什么打，然后晚娘吃早饭，就是老大老二上手了，兄妹俩是“冷拳头”，通常你一拳，我一脚，使他浑身青一块，紫一块。不久，晚娘决定让小惠明辍学，“做家务”！邻居们平时已经为朱家的家暴而愤愤不平了，听说不给孩子读书了，便纷纷上门论理，其中“前楼姆妈”讲得最痛切：孩子就算读书不好，也不能不给读。更何况惠明读书成绩介好！好到每个学期免费，又不花你们钱！凭什么不让读书？！

迫于邻居压力，晚娘只好悻悻收回成命，但

是惠明的伙食更恶劣了，老大老二小辈不断，他则天天一碗咸白菜下饭，那咸菜常常已经长了寸把长的白毛，而且“滑叽叽”了，他还在吃。那时没冰箱，所有馊粥馊饭都是他的主粮，捱到后来，咸菜实在难咽，他的眼睛便瞄菜厨，但弄堂里只有他们家的菜厨是上锁的，小惠明便找来一根麦管，无人时从菜厨缝隙里插进去，吸菜汤，吸肉汁，稀溜溜，稀溜溜。一次却被晚娘发现，这下天塌了，抓住把柄了，喝令他跪在弄堂里，公布他的“罪状”，本以为可为自己的暴行洗白，没想到激起更大的民愤——“啥额？！小团被逼到用麦管偷偷吸菜汤？！”人群汹涌起来，要揍她，吓得她赶紧逃进屋里。

天天馊粥馊饭的日子终于捱到中学毕业了，他是66届高中，所在的建设中学是杨浦区重点中学，因为户口簿的子女登记仅他一人（独苗），按政策可分“市工”，但朱惠明发疯似的找“毕工组”要求去外地，不知情的都以为他疯了，谁知道

他害怕虎口似的怕着这个家！

离沪那天，养父冷冷地扔给他5毛钱，说，从此不许回来！而他也从此没再见过这个家。

所以就如同曹景行他们所发现的，每年探亲，茶林场几千人只有一个人是不回家的。

朱工流着泪回忆，那时幸亏战友拉他回家：有一年余秋雨的妹妹余利平仗义，拉我回她家过年……

他后来回城进了“上海汽车电机厂”，又以优异的技术革新成就，调入“上海飞机研究设计院”，成了工程师。作为邻居，我知道他的夫人是优秀的音乐教师，女婿是音乐博士、作曲家，而女儿则是英国皇家管风琴协会会员、国内著名的管风琴演奏家朱鹂。

拜命运所赐，一个孤儿的家成了音乐之家。而语言的尽头，就是音乐的开始。📖

拜命运所赐，一个孤儿的家成了音乐之家。